

这些天，野村房代的心始终被温馨和甜蜜充盈着，因为她的女儿阿珍、阿如、阿娜分别从保亭、文昌来海口和她一起过暑期。9年前，野村房代只身从日本来到海南七仙岭工作，在山里结识了淳朴善良的乡亲，也拥有了众多没有血缘的儿女。

初来山里，只有星空和萤火虫作伴

野村房代的故乡在日本爱知县。来海南之前，她根本不知道世界地图上还有一个叫海南的地方。1997年，有位医生朋友在海南保亭七仙岭投资度假村，他极力邀请野村房代过来帮自己管理度假村。这一游说，就是三年。

2000年2月26日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野村房代忐忑不安地来到了七仙岭。那一年，她刚好47岁。初抵七仙岭的那个晚上，晚饭后她走出度假村散步，寂静的山野四周一片黑乎乎，只有月亮和萤火虫相伴，一股思乡的愁绪从心底漫出来。当时，她真想转身返回日本。

可是来七仙岭的第三天，野村房代便被这里的星空吸引了。“满天的星星挂在低垂的夜幕上，好像一伸手就能摘下来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美丽的星空！”当时，星空和萤火虫成了野村房代在山里最初的朋友。

初来乍到，语言不通，生活也难以适应。在日本，她从未自己手洗过衣服，来七仙岭后一切都得重新学习。她学着员工的样子，用手使劲地来回搓洗衣服，结果把手搓破了。至于汉语，野村房代当时只会说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和“金龙鱼”，“金龙鱼”还是跟电视广告学的。”野村房代笑着回忆。

当时，她是度假村的总经理，手下有40来个员工。一天，她偶然发现，有员工从洗手间出来未洗手就直接上岗了。她急忙跑过去跟员工比划了半天，员工笑笑并未置可否。野村房代着急了，“我们从事服务行业，首先卫生要有保障！”她决定，就从洗手开始，强制性地培养员工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第二天，瘦弱的她站在洗手间前叮嘱，一个一个地“逼”员工们去洗手。野村房代认真的态度和细致的作风，很快赢得员工的尊重和信任，渐渐地她感觉不那么孤单了。

那次台风，成为她一生的感动

山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，对野村房代有着莫名的吸引力。有天中午她睡不着觉，跑到度假村外去散步，几个孩子正背着书包经过。她突然发现，孩子们都光着脚丫，样子又黑又瘦。回去后，她问疗养院的副总经理，“孩子们为什么都光着脚丫上学？”副总经理像看怪物似地瞪大眼睛，“因为穷才没鞋穿，还有很多小孩子没有钱上学呢！”

霎那间，她想到自己远在日本的孩子。33岁那年，她离婚了，三个孩子都被丈夫带走。当时，最小的儿子只有四岁半。

每天中午，野村房代都不由自主地守候在门外等孩子们经过。她经常拿一些日本的小点心给孩子们吃，起初孩子们是抗拒她的，后来都渐渐和她熟悉起来。“不管有没有钱，培养孩子的环境很重要。”她知道，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现实，但至少可以照顾与自己有缘份的孩子。于是，她开始资助山里的小学，时常买书、买礼品送给学生。

野村房代对孩子的爱，赢得了当地人们的尊重。2000年的一次台风，成为野村房代一生的感动。那次台风，度假村连续三天三夜断水断电。附近苗村的老大爷背着晒干的玉米、芋头干、地瓜和刚下的鸡蛋，顶着风淌着水来到度假村找野村房代，说要将食物送给日本的好心人。那晚，员工用老大爷送的地瓜煮了一锅地瓜饭，大伙围坐一起吃。

窗外，风雨雷动；每个人的心里，却很温暖。“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香甜的米饭啊！”

知道野村房代平时有泡澡的习惯，员工悄悄地一桶一桶拎来热水倒在她房间浴缸里，并在房间里点了很多蜡烛，然后站在她门外守卫着。野村房代感动得眼内一片潮湿，“这才像一家人啊！他们对我太好了，我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事。”

难藏母爱，她成了山里的日本妈妈

2001年圣诞节，她给学校的孩子每人送了一块蛋糕。几天后，校长带着几个孩子登门感谢，其中的一个小女孩引起了野村房代



野村房代 七仙岭里的 日本妈妈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

她叫野村房代，她的故乡在日本爱知县。9年前，她来海南之前，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海南的地方。但是，当她走进海南七仙岭的大山里，夜空中那美丽的繁星，身边那朴实善良的山里人，便深深吸引了她。

9年了，她对海南从陌生到熟悉、从孤单到融入，并坚持资助12名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，向身边的人传递爱心，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“日本妈妈”。

如今，海南农村和城乡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“零学费”。但野村房代已经离不开海南，舍不得她心里的那些孩子们。



野村房代将爱心播撒在美丽的七仙岭。海南日报记者 王凯 摄

的注意。

小女孩怯生生的，不说也不笑。野村房代得知，小女孩名叫阿珍，三岁时妈妈就去世了，父亲再婚后把她寄养在年迈的外婆家，从小学一年级起阿珍就没交过学费。野村房代的心一阵颤动，“如果我的孩子遭遇这样的事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她决定，帮助阿珍上学。

野村房代替阿珍缴清了所欠的学费，又将1000多元的存折交给校长，作为阿珍日常学习的开支。她还把阿珍接到度假村与自己一起住；为了方便阿珍上学，她还给阿珍买了自行车；电子琴买回来了，她手把手地教阿珍弹奏乐曲。

“教育孩子不能光投入金钱，那不算一种真正的爱；而是要投入爱，教他们学会爱人，这样才能将爱的火种传递下去。”在母爱的呵护下，久违的笑容又重回到阿珍脸上。后来，野村房代又资助阿珍的哥哥读书。

五年前野村房代见到阿娜时，她正趴在父亲的背上睡觉。阿娜父亲是度假村的厨师，与妻子离异后，他把4岁的阿娜接来一起生活。每天，阿娜的父亲将小阿娜绑在自己背上，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。看到父亲辛苦孩子也难受，野村房代再也按捺不住了。她在镇上联系好幼儿园，出资把阿娜送去寄宿，让孩子接受启蒙教育。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，阿娜又成了野村房代在海南资助的又一个孩子。

阿如的母亲也是疗养院员工，父母离异后她一直跟着母亲生活。由于家里生活负担太重，正在读小学阿如面临着辍学。野村房代知道后，二话不说，又开始资助阿如上学。

2004年6月，她得知保亭中业希望学校7名黎族特困生面临辍学，便一次性给他们预交了1万多元学杂费。同年7月，听说保亭中学初二黎族女生黄晓惠交不起学费后，野村房代又赶紧派人到保亭中学为黄晓惠缴纳了学费。为了改善保亭中业希望学校的教学设备，她还购买了34寸彩电、VCD机和光盘等教学设备赠送给学校。

时间久了，野村房代也被山里人亲切地唤作“日本妈妈”。

酒店卖了，她离开4天又回海南

2006年1月，由于种种原因，野村房代所在的七仙温泉度假村公司被卖掉了。当年5月，回到日本，她发现自己心里空荡荡的。才待了4天，她便毅然买机票飞回海南。“我在海南有很多割舍不下的东西，只有回到海南我才感觉自己很有活力。”

重回海南后，野村房代在海口金岭路安了家。安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阿娜、阿珍接到海口，分别就读于农垦机关幼儿园和海南农垦中学。半年后，阿珍由于要照顾外婆，才转回保亭中学读书。

野村房代的中国朋友冯小榕，也是当年七仙温泉度假村公司的员工。冯小榕讲了一件趣事：阿娜年纪虽小却很调皮，有时野村房代会严厉地批评她，阿娜就在背后喊她“大灰狼”。野村房代也不生气，一次带着阿娜去买礼物回来后，她问阿娜，“我还是大灰狼吗？”阿娜脱口而出，“你是观音。”

野村房代说，“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将来让自己资助过的这些孩子去日本，以海南人善良质朴的的情感感动日本人，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。”

2005年以后，海南先后实现了农村、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“零学费”。孩子们再也不会因为缴不起学费而辍学。

不辞长做海南人的野村房代，现在又有了新的目标：把日本女性国际联合会(NPO)的第一次海外交流活动落户在海南。野村房代说，NPO是由一些继承了日本文化、日本传统的日本女性发起的活动，目的是把优秀文化传统传承给下一代，并向全世界传递爱心。”

采访结束之余，野村房代请海南日报记者帮助，寻找她其中的一位女儿黄晓惠。几年前，晓惠考上了保亭中学，却因家里经济困难与学校失之交臂，野村房代资助她读完了中学。晓惠非常懂事，经常给她写信，感恩和思念之情跃然纸上，令野村房代十分感动。

后来，野村房代与晓惠失去了联系。“我非常想念晓惠，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”说着，野村房代的眼里泛起了柔柔的母爱。

套题图片：野村房代。海南日报记者张杰 摄